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出國報告表 共 3 頁

姓名	林英津		
服務單位及職位	語言所研究員		
活動日期	2010, 08/12-15	地點	中國，太原，山西大學
經費來源(非本院 經費支出者不需填 寫此報告)	個人額度業務費		
出國類別	出國類別(一) ■參加國際會議會議名稱: (中文)漢語音韻學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外文)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Phonology 會議舉辦機構: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		
論文題目、講學或 報告題目	西夏語與西北方言，以《掌中珠》的瓔珞 𐰇𐰆 𐰇𐰆 ·jɪr ² rer ² 為例		

學術活動報告內容

報告內容將上網公告，請審慎認真撰寫。報告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 如有發表論文請提供摘要。

《掌中珠》的「瓔珞」作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是對音的關係嗎（段玉泉 2009）？按同書對漢字「瓔珞」的注音用西夏字 𐰇𐰆 lo¹，而漢字「瓔」屬中古影母梗攝三等字、「珞」屬來母宕攝一等字。相對的西夏字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的注音漢字是「易冷」，「易」有兩讀，喻四止攝三等、喻四梗攝三等。從這些資料看起來，以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 為漢語「瓔珞」的對音，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龔煌城 1981）。

不過，與中古漢語「瓔」音韻地位完全相同的「嬰」，西夏文本《類林》給的對音字是 𐰇𐰆 ·jɪj¹。（𐰇𐰆 ·jɪj¹ 這個字同時也作漢字「盈、贏、英、冶、野、夜、擘」的對音。此外，《掌中珠》以「易」為西夏字的注音用字；而「易」在《類林》的對音字是 𐰇𐰆 ·jɪ¹，𐰇𐰆 ·jɪ¹ 同時也作「裔、醫、伊、夷、翼、意、異、羿、謚、甕」的對音。）與「珞」音韻地位相同的「洛」，《類林》給的對音字，如同《掌中珠》對漢字「珞」的注音用字，也是 𐰇𐰆 lo¹（龔煌城 1991）。（𐰇𐰆 lo¹ 這個字同時也作漢字「羅、郎、琅」的對音。還可以注意，《類林》所有來母漢字的對音西夏字，無一不是 l- 聲母、並不用 r- 聲母的西夏字。）

西夏語的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 在對譯文獻中，雖然絕大多數用在翻譯佛經；以西夏文《華嚴經》、《法華經》為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不太一樣的現象。

《華嚴經》24 次以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 對譯漢譯文的「瓔珞」，1 次以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 對譯「縷布」。該經 𐰇𐰆 ·jɪr² 也可與他字連用，1 次以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 對譯「縷鬢」，（漢字「縷」與「瓔」音韻地位完全相同，兩字雖異寫語義近似無別。應該注意的是，西夏字 𐰇𐰆 與 𐰇𐰆 完全同音 rer²。）及 1 次以 𐰇𐰆 𐰇𐰆 njɪ·jɪr² 對譯「珠瓔」。𐰇𐰆 rer² 除了與 𐰇𐰆 ·jɪr² 連用，還有 88 次或作名詞的修飾語、如 𐰇𐰆 𐰇𐰆 rer² zjɪr²，或受其他名詞修飾、如 𐰇𐰆 𐰇𐰆 njɪ·rer²，或直接作動詞的賓語、如 𐰇𐰆 𐰇𐰆 rer² we²，都對譯漢譯文的「網」。

《法華經》的 𐰇𐰆 ·jɪr² 用了 32 次，31 次以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 對譯「瓔珞」，1 次以 𐰇𐰆 𐰇𐰆 ·jɪr² rer² 對譯「羅網」。36 次用到 𐰇𐰆 rer²，除了 32 次與 𐰇𐰆 ·jɪr² 連用對譯「瓔珞」、「羅網」之外；1 次單用對譯「網」、一次 𐰇𐰆 𐰇𐰆 ljɪj² rer² 對譯「魔網」、及一次 𐰇𐰆 𐰇𐰆 rer² thjoo¹ 對譯「露幔」，及

一次對譯「瓔」、作 𪛗 𪛗 𪛗 kie¹ wja¹ rjur¹ rer² 「金華諸瓔」。

此外，𪛗 rer² 在西夏文本《真實名經》用了 9 次，有 6 次很肯定對當漢文本的「網」；2 次雖然漢文本無「網」字，西夏文本的語境和上述 6 次是一樣的；只有一次，我以「網」對注，是類推的結果（林英津 2006）。

並不是佛經翻譯才以 𪛗 rer² 對譯漢語的「網」，西夏文本《孫子兵法》5 次用到 𪛗 rer²，4 次以 𪛗 𪛗 rjwər² rer² 翻譯漢語的「天羅」，1 次 𪛗 𪛗 gja¹ rer² 對當漢語的「羅網」；𪛗 rer² 之取義，確實就是“網”。

二、敘述學術活動內容，例如會議經過、講學大綱、研究、進修內容等；並請詳述本次活動之心得，以供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學術交流，並請勿敘述非關學術或文化活動內容。（請勿以論文本身或蒐集會議資料為報告的主體，格式以 A4 橫寫繕打，字數約一頁，不含論文摘要）。請上網參考範例

（一）今年是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中國之旅的百年紀念（1910-12），於是漢語音韻學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與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六屆學術討論會合併，在昔日的「山西大學堂」、今日的山西大學召開。會議第一天並由瑞典大使館參贊 Jakob Holthuis 致辭、宣讀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1924-）賀信，為「高本漢研究中心」舉行簡單的揭排儀式。

我不寫音韻學的論文多年了。只因 2006 年在東京大學認識了今日的東道主喬全生教授，他一廂情願的相信西夏語一定和山西方言有特殊的關係；當時口頭同意，倘若有機會便去山西大學給他們講講西夏語。去年夏天喬先生來台北參加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又特別到語言所正式邀請我參加這個會議，給他們講講「西夏語與西北方言」。現場安排我在第二天下午第二次大會學術報告第二場作為發言人之一，我準備了 14 頁 A4 紙的語料，卻只有不到十五分鐘的時間。我只能簡單的說：

(1) 根據譯經對音資料，所能看到的音類對應現象，從盛唐就已經是這樣了（比較玄奘與不空的陀羅尼譯音，已經可以看出不空的語言裡鼻音聲母既可以對梵文的鼻音、又對同部位的濁塞音）。實在不能因此推定西夏語和西北方言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2) 舉「末遏鑊、末阿鑊、婆伽梵、薄伽梵」都可以對梵文 bhagavat 為例，說明換用不同的漢字，可能透露了宋元以來漢語的音韻變化，及以單音節漢字對多音節梵音時，不同的譯者對內部音段的切割有不同的辦法。

(3) 以《掌中珠》的「瓔珞」作 𪛗 𪛗 jir² rer²、「攀胸鞦」作 𪛗 𪛗 lji² mjii¹ 為例，說明從詞彙比較可能看到西夏語受到西北方言的影響。建議調查方言的時候，不要只是拿著「方言調查字表」讓發音人讀方塊字，應該多記錄尋常百姓的口語，最好收集長篇語料。這樣，才可望充實「西夏語與西北方言」之可研究的內容。

（二）這次會議據說收到（或錄取？）逾 160 篇的摘要，真正到會的不到 150 人次。除了三次「大會學術報告」集中在學術交流中心多功能報告廳之外，一般論文宣讀有四個平行場次，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大樓。分身乏術，我只能選擇 13 日下午的第一會場與 14 日上午的第三會場，總共聆聽了 29 人次的論文宣讀。主要的內容，8 篇環繞對高本漢的論述，9 篇討論山西、陝西方言近百年來的語音變化（當然還是由於高本漢的緣故），6 篇討論閩粵方言及官話，6 篇討論明清文獻語料。其中以吳瑞文（本所）的論文〈從構擬的觀點論幾個閩語的音韻現象〉品質特佳，可惜曲高和寡。另外就是伍玉芳（山西師大）的〈大同桑乾河南岸地區方言〉、林亦（廣西大學）的〈中古入聲在廣西粵方言的演變規律〉、黃靈燕（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的〈中古曾梗攝開口一等德韻的入聲字在北京官話韻母讀 -ei 的來源〉三篇論文，聽了可收「開卷有益」之效。

至於總計 16 人次的「大會學術報告」，以日本平山久雄的〈試論中古漢語端、知二組構成對立的歷時原因〉最有意思；另外黃耀堃（香港中文大學）的〈《解釋義歌》再探〉、及劉廣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大正藏九種譯文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部方音分歧再探〉也是認真書寫的論文。

（三）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所長喬全生，領著全所師生很努力的籌組這次會議。可惜經驗不足，場地安排很不理想，雖然不能說混亂，確實有不少人抱怨。我在空檔讀了大會的《論文摘要彙編》，只能說三分之二的論文缺乏可讀性。整體的印象是，中國大陸老一輩的學者多不寫論文了；年輕學生的練習之作，似乎也缺乏好的指導。不過這是我的主觀認知。他們並不這麼想。

註：請申請人印出本表親自簽名，並由所屬單位主管審閱及簽章後，連同第二頁出國報告表交由各單位承辦人掃描為 PDF 檔，上傳至本院，方為完成報告繳交。

填表人簽章

林英津

所屬單位主管審閱簽章



填表日期

99.8.15